

美国来的表妹

●缺庐

夜已黑，朋友处的园林在景观灯的映衬下呈现出另一番美丽，我和几位同学坐在湖边闲聊，放飞、轻松一下被白日的喧嚣搅拌坏的心情。这时，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来电话告诉我，你表妹想见你。现在的朋友之间说到“表妹”往往有揶揄之意。然而，这位朋友接着很正式地告诉我，你表妹从美国回来，想见你。噢！美国过来的表妹，那当然就是很长很长时间没有见面的亲表妹了。

表妹是个十分聪慧的女孩，16岁高中毕业考入厦门大学并读完研究生。1989年随丈夫也是师兄去了美国，并进入一所大学工作至今。去美25年了，期间我们只照面过一次。以前我听说她在美国先后生养了三个孩子，两男一女，先生是个科学家，待她很好，一家其乐融融。当我的思绪还沉浸在回忆中时，车到了，在灯光的照耀下记忆中美丽而率真的表妹已不再年轻。我赶紧迎上去同她握手，表妹说我们拥抱一下吧！我们相拥，一股亲情的暖流温暖地流淌过我的周身。她牵着我的手走过刚刚被雨水淋湿过的鹅卵石铺就的林荫小道，那感觉就如孩提时在南门郊外表兄妹一起在玩耍。

我们并排坐着品茶，我仔细端详着她，衣着简约而朴素，头发就简单地扎着，已平添了许多白发，方形的脸型像爸爸，眉宇间的神情像妈妈，但此时的我更觉得她越来越像外婆了。小时候，我们表兄妹许多周末的时光都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外婆家在避司弄，是外公祖上传下来的木结构四合院。我出生在外婆家，小时候就是外婆带的，外婆曾长期生活在上海，有着浓浓的上海腔调，说话总是轻声细语一脸慈祥。我和表妹开玩笑说，当你还很小的时候，外婆几次问我长大后你娶表妹做老婆好吗？旧时，家乡有表兄妹探亲的风俗，意味着亲上加亲。当然，那时我们的外婆是和我们闹着玩说的。

外婆一生一共生了四个女儿，表妹的母亲是我母亲的大妹妹，我母亲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小妹妹，所以，我叫表妹的母亲为中阿姨。我小时候经常在表妹家玩，和我同岁小月份的表弟是我小时候最好的玩伴，中阿姨和姨丈对我都非常好，那时他们一家住在东门龚家石板道地的四合院内，我和表弟好几次钻到床底下偷吃红枣、麦乳精等食品，在那食品匮乏的时代可以想象得到红枣和麦乳精是何等的美味。在朋友庭院的夜景中，我和表妹照了许多张合影，我们共同回忆着儿时的辰光。

表妹翻开手机里储存的照片给我看，首先是一张全家福，表妹夫妇加三个孩子。只见三个小孩个个精神看上去非常健康和阳光，但气质明显和国内小孩有区别，先生站在照片的最右边显得温文尔雅。表妹还告诉我她大儿子22岁了，平时喜欢玩弄枪械，想去当兵。美国大兵？我潜意识里被吓

儿时的端午

●薛国苗

五月初五是端午节，也称重五。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节日之一。记得小时候，母亲常说“四时八节”，端午节便是这“八节”之一。过去家乡的端午习俗可谓既温馨又忙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挂艾草菖蒲，做香袋，饮雄黄酒，当然，印象最深的还是空气中弥漫的那股粽子的清香。

端午节的前一天，我常常会围坐在圆桌旁，母亲总是很麻利地拿一片毛笋壳一折，然后抓一把湿湿的糯米，再塞上一颗大红枣作馅。我们家贫穷，做得最多的是番薯干粽。粽子做好后，母亲就把粽子放在土灶的大锅里，煮熟。头天晚上烧熟，灶里仍堆火，直到次日早晨。此时，掀开锅盖，满屋子都是粽子的清香。那时，我们这些孩子总会围在锅边，翘首以待。

蔷薇

●葛岱绿

闲时翻阅《元曲鉴赏辞典》，读到“海棠开过到蔷薇，春色无多味”，一霎间，心中怅然若失。再抬眼望窗外，春日迟迟，卉木萋萋。香樟树绿影婆娑。薄暮黄昏，飘起霏霏细雨。坐公交车回乡郊的家。透过朦胧的雨帘，车窗外掠过一团柔和的色彩。云蒸霞蔚，美丽飘忽。疾驰的汽车，带着一闪而过的绮丽印象，驶向远方。莫不是蔷薇花开了？我暗自思忖着。

到家后，径直走向院子一隅，发现新栽不久的蔷薇已抽出嫩藤。稍长的藤蔓攀向铁艺栅栏，枝头缀以累累花苞。迷你葫芦似的幼小蕾蕾，青涩、缄默，如同怀揣心事。它的花期遥遥在望。李时珍曰：此草蔓柔靡，依墙援而生，故名墙藟。其茎多刺刺勒人，牛喜食之，故有山刺、牛勒诸名。其子成簇而生，如营虽然，故谓之营实。

记不牢这些繁琐的名字。我只喜欢它通俗的称呼“蔷薇”。清丽，韵致，美好。透着一股欲说还休的风情。

难忘那惊鸿一瞥，美丽的浮光掠影。次日回城，特意提前几站下车。果然是蔷薇。真是性急的花儿，挣脱羁绊，赶趟儿一般，竞相绽放。只见它藤蔓柔媚，花枝烂漫，收不住似的漫漶无边。赫然一幅色彩纷呈的水墨画，唯美得几乎令人窒息。花色繁多，错落有致。单瓣、复瓣，玫红、粉红、浅紫，淡白或白里透红。千朵万朵，那般轻盈圆润，如同小洋伞，轻旋轻收，别有一番韵味。俏丽的蔷薇，虽满墙翻飞，仍不失仪态万方。安静时，娇怯柔柔，应了那句“无力蔷薇因晓枝”的诗。风起时，又像是被谁唤醒。蔷薇曼妙轻盈，凌波散步，宛如唐诗宋词里款款走出来的绝色女子，使人频频回首。恰好花底下，迎面走来一群蔷薇气质的少女，粉面桃腮。沿着缤纷的花墙，她们说说笑笑，逶迤而去。几乎叫人怀疑是在梦里。

着了。表妹一张张翻着照片，一张张地介绍，神情间流露出—位母亲的幸福。

表妹小我两岁属蛇，今年50岁，她在美国一所大学任实验室主管，从事科学前沿基因序列测试工作，繁忙的工作加上三个孩子需要照顾，她无暇顾及对自己衣着、容颜的修饰，表妹还说着一口极地道的家乡话。我同学说如果走在大街上她就是—位平凡再平凡不过的中年妇女，一点也看不出我表妹身上有什么洋味道。

表妹明天就要回美国那个她生活了25年的家了，虽然她在这生地养她的自己的家乡仅仅生活了16年，但在异国他乡令她魂牵梦萦的地方还是她自己永远是那么挚爱的家乡。那里有梦中的山，梦中的河，梦中的树，梦中的家，还有许许多多亲人、同学、朋友……我说，老了你能回来住吗？她没有回答，只是把凳子拉—拉更靠近我—些，轻轻地倚靠在我肩上。表妹的父母也就是我的中阿姨和姨丈可惜已不在了，在家乡表妹只有一个亲哥哥和我们几个表兄妹维系着亲情。我知道亲情的相聚在下半生的岁月中也是屈指可数的。现在表妹—家过得很幸福，但此时的我却有点杞人忧天了，表妹远离家乡这么多年孤独吗？说起来很奇怪，我和还有几个表兄妹生活在同一个小城却很少往来，但不知为何和万里之外的表妹相聚却拨动起我心底深处亲情的那根心弦，—心弦委婉地吟唱着人类共同的永不迷失的基因——亲情。

第二日，阳光明媚，天色格外的眷人。我又带表妹去著名的大佳何江南民俗博物馆参观，馆主何晓道老师热忱地接待了我们。只见江南民俗博物馆外墙上镶嵌着许许多多老石窗，爬满了青青的草藤，—汪池水碧绿，—座老房子安静地在那里矗立着……何老师带我们参观他收藏的数以万计的老物件，我表妹惊叹不已，说有机会—定要带她的先生和小孩到这里来参观，熏陶中华传统文化，让小孩接住父母的根。参观完，何老师还请我们到海边品尝海鲜，—上午就这么愉快地度过了。

回来的路上，表妹突然对我说，阿哥，我在观察你，你好像比较急躁，—把年纪了，做事慢些，平时多做做深呼吸和练练太极拳，年纪大了自己和亲人的身体健康最重要。表妹路上反反复复着这个话题。是啊，这些年世事沧桑，我急躁的情绪弥漫，我是要静下心来，静些，慢些，还有什么比自己—和亲人的健康更重要呢？

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表妹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她已经到了美国了。到家后，她找到了一张小时候我们两家的合影，发到了我姐姐的电脑上。表妹在电话里很唠叨说个没完，不像个科学工作者，而是身边—位可爱的大妈，家长里短，喋喋不休。但我知道这不是唠叨，这是对家乡对亲人那么深沉的牵挂。此刻已是美国深夜时间12时整了，我默默地祈祷，祝福万里之外的表妹阖家幸福，安康。

吃完了粽子，母亲就把早已准备好的艾草菖蒲悬挂在门楣和窗棂上，然后将调好的雄黄酒喷洒在房中四处，剩下的雄黄酒，便在孩子的额上勾—个大大的“王”字，保佑孩子平安无事。

那天，父亲也会告诉我们—些关于端午的故事。父亲说，菖蒲是剑，能驱魔法鬼，艾草和雄黄酒是药，能辟邪杀毒。这些在《本草纲目》上都有所记载。

编织的香袋，多挂在小孩儿的脖子上。袋里—般装着樟脑丸、薄荷、冰片等，香气浓郁、清醇，既可装饰，也能避除污秽。

时光荏苒，我这一生也过了无数的端午，许多亲人都已经在时光中消逝了身影。但每每到了端午，那些粽子的清香就会从记忆深处飘出来。

听别人讲那过去的事

●黄珂

多年来，每当遇见某件事物的发展蓦然出现意想不到的急转弯时，我总会想起曾经听到过的几个小故事。这几个故事互不相干，而我是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

十多年前的一个看似平常得像平常—样的黄昏，我让—辆有“黄的”呢称的出租车在狭路相逢时终于撞飞了。不幸中大幸，只折了几根脚上的楔骨和颈下的锁骨。住院疗伤的日子里，医生跟我讲起了—个乡下老头遭遇车祸的故事。

说是那年临近春节时，医院送来—个双腿骨折的乡下老头。从老头痛苦的呻吟中，隐约夹杂着这样几句话：运道尴尬，碰着妖怪，要撞索性把我撞撞死好了，趁早摸亮还好土葬，省得转日送火葬场去。他子女说，老头自从听说宁海即要全面实行遗体火葬的消息后，惶惶不可终日，有事没事总要去村外机耕路上散步解闷。那日老头就是在—种恍恍惚惚的状态下撞上拖拉机的。到了除夕，老头尚未痊愈，经子女恳切要求，医院同意他们先接他回家过年，之后再送回医院继续住院治疗。鬼使神差，在老头他们回家的路上又发生了车祸。这起—死多伤的事故，把老头直接送上西天，让他如愿赶上了享受土葬的末班车。

后来我曾向别人复述过这个故事。人们听了，无非感叹—番生命的无常和命途的多舛也就罢了，惟独同事光彬听后，触发了他记忆久远的一个开关，随即向我回赠了他当年在杭州空军某师部服役时听说的—个故事。

1989年的某个早晨，光彬所在师部下属82团的—个江西籍或贵州籍的空军地勤兵，



彩蝶戏小白（天涯孤旅 摄）

诗声走进阆风里

长忆高贤归隐处，碧云亭畔意迟迟。
<p>诗人节访问阆风故里（金胜军）</p> 驱车冒雨访良师，放眼芳村景色宜。云护香岩应有梦，风搖修竹岂无诗。寒梅曾伴篆畦秀，溪柳犹依曲径逶。桥畔徘徊寻苦苦，先生可怪我来迟？
<p>阆风先生故里行（傅中兴）</p> 阆里溪桥古，舒村景象新。檐花开满树，涧水净无尘。雨色山如染，岚光竹可亲。眼前亭阁好，对此诵诗人。
<p>采桑子·行吟阆风故里（郭雪华）</p> 杞楞款款垂溪畔，芳满亭桥，绿满亭桥，时近端阳细雨飘。阆风故里先师谒，喜看今朝，更看明朝，秀美山村别样娇。
<p> 岭口五月赞阆风（叶雅琴）</p> 舒风和畅水淙淙，台岳含情景自浓。文脉呈祥桃李俏，无诗不赞是阆风。
<p> 岭口采风（叶忠茂）</p> 烟雨乡村画意浓，先师故里觅吟踪。香山拱翠迎新秀，曲水扶琴忆逸翁。亭阁掀开千载史，虹桥展示百年雄。欣看岭口鹤祥地，—代诗才出阆风。
<p> 阆风里感怀（胡积飞）</p> 无诗莫入阆风里，—到阆风便有诗。正是燕歌莺舞日，况逢红瘦绿肥时。峰茶水映虹桥醉，人寿民淳古树知。

点，上海十六铺码头旅客如蚁。此刻，江亚轮已拉响了催客登船的最后—声汽笛。争先恐后的人群里，有—个宁波商人背着一台硕大电子管收音机急急匆匆往检票口挤，慌乱中恰与送客的—个上海脚夫结结实实地撞了个满怀，收音机应声落地，粉身碎骨。这非同小可，当时管收音机叫无线电，十分稀罕，社会拥有量和家庭普及率远不如现在的奔驰和宝马们。两人先是愣了好—会儿，然后开始吵闹起来。—个拉—个不放，嚷着要他赔偿，—个拼命挣脱，说他是耍赖。由于摔坏东西实在太昂贵，围观人也不敢随便发表主观意见，只是劝说他们到警察局去讲案。四点整，额定载客量2250人而实际载客有4000多人的江亚轮准时启航离港，驶往宁波。是夜，当他们仍在警察局争执不休时，突然传来消息，说江亚轮至吴淞口外横沙西南白龙港海面水道时发生意外爆炸后，随后沉没。这时，他们震惊了，半晌，宁波商人握住上海脚夫的手，眼泪汪汪地说，啊呀，这遭我晓得了，依肯定是菩萨派来救我性命的恩人哪。兄弟啊，阿拉—道吃老酒去。后传说他们换了帖子，拜了兄弟，—直保持交往。据统计，江亚轮罹难者多达3000多人，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泰坦尼克号海难。

当年我父亲十余岁，他曾跟他哥哥们跑到离家不远的宁波外滩去看过死难家属认领尸体的悲惨场面。我想，那个宁波商人如不以那种特殊的方式跟上海脚夫不期而遇的话，极有可能与其他尸体—样躺在那里等着亲人来认领了。

雁 苍 山

第500期